

# 後漢書

第七卷 祭祀上  
 第八卷 祭祀中  
 第九卷 祭祀下

第九本

忘

內閣文庫		
六〇函	一四六〇號	漢書類
一〇架	六〇冊	

漢書門		
六〇冊	一四六〇號	漢書類
一〇架	六〇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60
冊數	60	( 9 )
函號	280	2



後漢書志第七

劉

淺草注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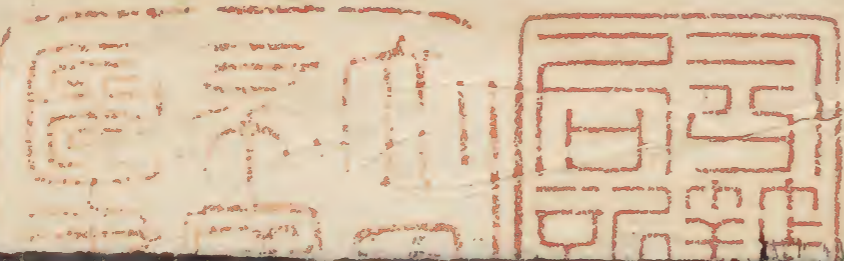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封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獾知祭  
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獾之  
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  
公所為群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  
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為祭祀  
志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  
修者為祭祀志即邕之意也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於鄗之陽



春秋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部之陽名曰行皇祭告天地采用元始

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

共犢餘牲尚約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

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

就陽位祠地於北主陰義圓丘象天方澤則

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

牲欲爾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

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則禋于六宗望秩山川

班於群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焉甘

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

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

禮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

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

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

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

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

川即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滄

汙泉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

祀祀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東祀上帝壇圓

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

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

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

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

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

壇亦如之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廿

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

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望之外

廣九步列望遠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

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為周道列望

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

三丈高二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太

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

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

為周道太夫望之外徑九步

為周道太夫望之外徑九步

為周道太夫望之外徑九步

為周道太夫望之外徑九步

為周道太夫望之外徑九步

為周道太夫望之外徑九步

為周道太夫望之外徑九步

為周道太夫望之外徑九步



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識  
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  
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太命不  
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  
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  
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  
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  
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

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壇重營皆紫以像紫  
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  
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  
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齎合四百六十四  
齎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齎合三百六十齎中  
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  
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  
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  
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壇也

封封土禁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  
 官神及五岳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  
 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  
 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  
 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  
 為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  
 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  
 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  
 傳曰臣聞營河雒以為民刻  
 肌膚以為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并由什一  
 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禮

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  
 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  
 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  
 三丁而取一政甲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  
 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  
 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論石稷  
 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作本與  
 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  
 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  
 先俗群臣僉薦繇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  
 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明當尊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  
 以解天下之感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  
 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  
 元年郊祭故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  
 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  
 帷帷高皇帝祭天居堂

下西向紼帷帳紼席銷命決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天地高

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

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

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案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月

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群神共用牛四頭凡

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

翹育命舞中營西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

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

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陸郭駸

送神饋俎實於壇南巳地周禮凡以神位者

鬼神祗之居辨其各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

此圖天神人鬼地祗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

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神祭宗廟序

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圓立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

封禪泰山服虔注漢書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注云天高不可及於

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與近神靈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

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盧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

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喜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洋益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群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群神以承天心也

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莊子曰易姓而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勒石九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字者言孽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桓

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群臣不敢復言三月上幸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東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灑涇雒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真及行沈祠他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認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



不<sub>レ</sub>郊<sub>レ</sub>天<sub>レ</sub>泰山<sub>レ</sub>巡<sub>レ</sub>省<sub>レ</sub>所<sub>レ</sub>考<sub>レ</sub>五<sub>レ</sub>嶽<sub>レ</sub>之<sub>レ</sub>宗<sub>レ</sub>故<sub>レ</sub>有<sub>レ</sub>事<sub>レ</sub>齋<sub>レ</sub>祀<sub>レ</sub>之<sub>レ</sub>失<sub>レ</sub>即<sub>レ</sub>其<sub>レ</sub>漸<sub>レ</sub>天子<sub>レ</sub>則<sub>レ</sub>否<sub>レ</sub>矣<sub>レ</sub>泰山<sub>レ</sub>廟<sub>レ</sub>在<sub>レ</sub>博<sub>レ</sub>縣<sub>レ</sub>風俗<sub>レ</sub>通<sub>レ</sub>曰<sub>レ</sub>博<sub>レ</sub>縣<sub>レ</sub>十月<sub>レ</sub>祀<sub>レ</sub>岱<sub>レ</sub>宗<sub>レ</sub>名<sub>レ</sub>曰<sub>レ</sub>合<sub>レ</sub>凍<sub>レ</sub>十一月<sub>レ</sub>月<sub>レ</sub>洞<sub>レ</sub>凍<sub>レ</sub>正月<sub>レ</sub>解<sub>レ</sub>凍<sub>レ</sub>太守<sub>レ</sub>潔<sub>レ</sub>齋<sub>レ</sub>親<sub>レ</sub>自<sub>レ</sub>執<sub>レ</sub>事<sub>レ</sub>作<sub>レ</sub>山<sub>レ</sub>脯<sub>レ</sub>廣<sub>レ</sub>一<sub>レ</sub>尺<sub>レ</sub>長<sub>レ</sub>五<sub>レ</sub>寸<sub>レ</sub>既<sub>レ</sub>祀<sub>レ</sub>訖<sub>レ</sub>取<sub>レ</sub>泰<sub>レ</sub>山<sub>レ</sub>君<sub>レ</sub>夫<sub>レ</sub>人<sub>レ</sub>坐<sub>レ</sub>前<sub>レ</sub>脯<sub>レ</sub>三<sub>レ</sub>十<sub>レ</sub>胸<sub>レ</sub>太<sub>レ</sub>守<sub>レ</sub>拜<sub>レ</sub>章<sub>レ</sub>縣<sub>レ</sub>次<sub>レ</sub>驛<sub>レ</sub>馬<sub>レ</sub>傳<sub>レ</sub>送<sub>レ</sub>雒<sub>レ</sub>陽<sub>レ</sub>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

東觀書曰群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九世十六事傳奏左惟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

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

帝由封禪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群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乃上石立之泰山顛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下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入蠻貊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

月封泰山風俗通曰封廣文二尺恐所施用

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東觀書曰

有司復奏河維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

者前後九二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為殷

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武王

因父受命之列魏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

功後世謂之聖主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

非其臣尺土廢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

帝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

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

德盛於高宗宜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

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

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

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子末小午巡

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

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

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上許

不為為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

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  
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  
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  
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  
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  
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  
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寸  
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

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  
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  
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  
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  
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  
上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  
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  
欲及二月者虞書  
歲二月東巡狩至  
于岱宗柴范甯曰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  
月直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  
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

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  
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  
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  
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土宜  
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  
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秘  
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  
應劭漢  
官馬第  
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  
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  
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  
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

日發十一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鄉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官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右四維距右長丈二尺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杭峯其為高也如視雲其峻也石壁宵窳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

如行朽元或為白右或雪夕之白者移過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頂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日輒為之明復勉強相持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入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俯視豁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空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各日環道往往有組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骨揜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膺焦五六步一休牒牒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

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  
步得比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文所有兩陛  
人不得從上從東陞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  
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右四面有闕鄉壇  
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  
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  
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  
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  
出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  
始欲出長三文所發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  
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  
南有王盤中有玉龜山南齋神泉飲之極清  
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  
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入乃舉足隨之  
北至天門下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  
夜人定矣

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

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風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

陰陽之交觸石膺土而合不崇朝而徧望秩

於山川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

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

喻以尊卑祭之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卿大夫伯子男班于群

神孔安國曰群神謂立陵墳遂覲東后從臣

太尉憲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

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

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

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  
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  
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茲偽不誦亦漢  
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  
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  
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  
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  
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  
子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

帝際勉刻封孝經鈞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  
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  
后經識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  
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  
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  
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  
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  
及荆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  
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狗吠之聲皇天騰顧

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  
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  
得居爾由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  
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  
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孔安國書注曰  
律六律也度丈  
尺量斗斛也修五禮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  
聘之禮范甯曰吉凶賓軍  
也五王 侯之瑞珪璧也 三帛 孔安國曰諸侯  
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若  
甯曰玄纁黃三帛所執二牲范甯曰羔鴈  
也卿執羔大  
夫執鴈一死雉也土  
所執誓范甯曰摠謂上所  
執之以為誓者也吏各

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  
乾乾日具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  
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  
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  
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求茲一  
宇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  
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  
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  
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

十卷皆不昭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

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

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

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

文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

岱嶽之瑞以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

山下南方群神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

高三丈所燔燎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

成君皆助祭位事也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

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少用事畢將

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

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

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疆劉先祠先農先

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儀曰國家御

中觀休須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

史復上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群臣以次陳後西

上畢位升壇封禪儀曰國家臺上尚書令奉

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

入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驪騮二千尚書令藏



至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

封禪儀曰以金為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赤白黑各依如其

事畢皇帝再拜群臣稱萬歲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

谷有氣屬天遙望不見山中命人立所刻石碑

乃復道下封禪儀曰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

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

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炸火止亦駱驛

者賜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

乃訖其中老者氣多不能行卧巖石下明日

太醫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胙上下山欲行

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踏道峻危險恐不能

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卧水飲無一人蹉

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

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温和明日上壽賜

百官省事事畢發暮宿奉高二十一日

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二十五日

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

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

禪神之矣封禪儀曰功效如彼四月巳卯太

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

復博奉高羸勿出元年相芻橐以吉日刻玉

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

尚書虞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

以特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

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丘壑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潤則丘壑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向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特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絜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大有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岳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轉議斯事功

不弘濟不得勢鞏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簡易其禮尚質故籍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白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後漢書志第七

張 卓 王 釐 校 正



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維明故命曰明堂上  
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窓法八風四達法四時  
九室法九州十一坐法十二月三十一戶法  
三十六雨七十一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  
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  
八窓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  
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  
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  
乃加瓦其上  
**辟雍** 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  
不忘古也 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  
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  
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  
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  
雍諸侯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  
言外圓內方明德  
**靈臺未用事** 禮天子靈臺  
當圓行當方也 禮天子靈臺  
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  
徵六氣之端應神明之變化觀因氣之所驗

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  
與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  
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暴暑之災陸澤中陵  
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  
薛綜注曰於之班教曰明堂太合樂射饗者  
辟雍司曆記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  
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象禮其祖以配上  
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車屋周人曰  
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  
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  
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  
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  
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  
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  
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  
為太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所由  
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  
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  
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  
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  
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壁則曰辟雍異名  
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  
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室之義經曰  
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  
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  
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外降有數  
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  
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  
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  
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  
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  
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  
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

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  
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  
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外歌  
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  
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  
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  
傳太初篇曰太子且入東學畫入南學暮入  
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  
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齒而貴信入西學上  
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  
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  
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  
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  
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闈  
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  
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  
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  
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

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  
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  
焉文王世子篇曰九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  
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  
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  
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九祭與  
養老之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  
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  
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大  
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  
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  
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  
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  
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  
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  
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  
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

於百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  
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  
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  
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相乎明堂所以教諸侯  
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  
海無所不通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  
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  
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  
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  
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  
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夫屋徑九丈陰陽九  
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闕以象  
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官以應辰三十六  
戶七十二牖以象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  
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  
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

左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二卿  
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  
四氣四周以水象四  
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

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

紀袁宏記曰夫越人而藏否者非憎於彼也

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

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

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

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

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均也而況彰其大惡

以爲貶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

黜者乎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表崧書曰行

夏之時殷祭之日犧牲尚黑耳三十三年

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

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群神從食皆在

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

右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

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

陛醮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

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  
群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  
于壇北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  
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

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五帝坐位堂上

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

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

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

變也素察效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

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

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

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

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以服飾皆青歌青

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

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

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南郊七里因火數也車旗服飾皆赤歌

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

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去邑五里因土數也車

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

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

命在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葦收月

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



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

壇有事天子入圜射牲以祭宗廟名曰獮劉

語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

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車旗服飾皆黑歌玄

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

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

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

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

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

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

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

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

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

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

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

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

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

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

高六尺室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

載甲鐵整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

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者東觀書

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之

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水

災則祀之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

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

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

神則水旱疢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sub>時</sub>於是乎祭之考文  
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  
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  
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  
群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  
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執功  
不私幸望豈嫌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  
同辭其義一焉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  
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  
群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  
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  
祀高祖太宗世不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

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群臣因行

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

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一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禮畢命儒者論難

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為靈臺十二門作

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

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

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

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

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月令孟冬

初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

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祀奏曰

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

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

陰陽化生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

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

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

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

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

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可當祭

上從郤詡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義自伏生

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

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

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

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

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

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

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

也所尊祭其祀有六理少牢于太昭祭時也

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

月也幽祭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禋于六宗

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

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

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

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月宗

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

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

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

駁之曰臣以為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

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

歆遠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

先

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  
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為一箕畢既屬於辰  
風師雨師復特為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  
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  
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水旱所  
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  
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  
風雨之不特於是乎祭之又曰龍見而雩如  
此祭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  
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祭之所  
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  
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  
禮天也終于山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  
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  
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北五帝於  
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非祭法云  
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辰祭水旱祭四  
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

皆是有一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祀即祭法之所及  
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立特復立六  
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  
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  
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  
玄纁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  
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  
之屬也如此則群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  
而不瀆於理為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  
禮于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  
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  
造于禘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於祖禘用特  
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徧于群神班瑞于群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  
藝祖用特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  
契相合禮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

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禘而夫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饋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群神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

郊祀右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遠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岳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大學博士吳商以為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外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擬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九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為說也且文昌雖有六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不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以為司中司命異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

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  
衆議未之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  
象之摠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按經句  
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  
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  
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宜尼所許顯  
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敬莫天  
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  
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  
合五為六又不通禮更成疑味尋虞書所稱  
是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  
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  
可知也禮於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  
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  
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帝地表數中仰觀俯察  
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故之謂也  
禮也者理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  
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

後漢志八

十一

右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  
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  
焉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  
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禋燎祀司  
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禋者積薪燔柴也今  
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  
署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  
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  
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  
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  
於濯龍文闕為壇飾淳金鉅器設華蓋之坐

後漢志八

十一

用郊天樂也

後漢書志第八

張輿王鰲叟校正

後漢書志第九

劉昭注補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漢舊儀曰

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

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

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

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

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

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

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日皇考廟獨群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即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

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

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

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古今注曰建

月使中郎將耿遵治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

在兩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

者牲祭不使侯主祭者諸侯不得惟孝宣帝

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

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

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



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  
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郡尉  
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  
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  
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  
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  
始五年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

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次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

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

禘之為言諦諦諷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

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

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

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

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

禘之時作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

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

三帝非殷祭時不祭

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

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帷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網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鉤器高右左坐亦帷帳却六寸白銀鉤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右辨餘季肉積於前數千斤各曰惟俎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群臣陪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嬪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解酒從帝進拜謁贊饗日嗣會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合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再入行禮平明上九危畢群臣皆拜因賜

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常從者奉承丁學進儀有淵聖御各帝祠恭懷皇右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撫夙與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寧敢用絜特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殮箕嘉薦普淖鹹饗豐木明粢醪用薦耐事于恭懷皇后尚饗遐辭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爾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分爾景福伊守爾民勿替爾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光武皇

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號曰世祖廟

祭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傳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專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

禮志永為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下  
叩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各東平  
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  
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  
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  
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  
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  
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  
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  
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洽  
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  
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  
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  
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  
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有武功樞機  
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弗夏湯  
護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心  
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

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  
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八昭真修之舞  
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曲八佾  
之數十月孟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  
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  
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  
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  
惟德同軌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  
騁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

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  
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即位不  
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  
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  
書曰

章帝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  
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已終  
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誠下  
足最廟臣子悲結僉以為為雖於更衣猶宜有  
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  
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  
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  
賜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  
隱思有所承公無困哉太尉熹等奏禮祖有  
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  
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  
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  
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  
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  
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  
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  
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  
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慙鄙陋廟堂之論誠

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  
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  
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向仰四門實  
安刑措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  
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  
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  
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  
如上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棟桷俯視  
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  
之所望於王也謝沉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  
德皇右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武  
直元祖祫食高廟皆以配先帝功制典法設  
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右宜配孝  
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

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  
藏主干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  
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  
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  
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  
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故不列于  
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  
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  
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

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  
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  
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  
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  
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  
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  
奏言孝順皇帝  
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統蓋乾則古欽奉鴻列寬  
裕晏身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  
挾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勅慎終有始有李  
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

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禘祭進武  
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冲質帝皆

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

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

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

八王傳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

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

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

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

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

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疑要注曰毀廟

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筭以盛

主親畫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

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墀

四世為鬼衿乃祭之有禱亦祭之衿於始祖

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墀而祭

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畢禮也

靈帝崩獻

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

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

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宏書載

茂盛為宗不毀孝宜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擡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豐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裕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

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

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

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弈弈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

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官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表志

日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聞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寘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聞也

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馬

周禮注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栢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

五行之主也龍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為五官直一行之名取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為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為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方壇白虎通曰春秋文五行土官之名耳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苗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土謹敬於也祭社有樂乎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也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無屋有牆門而已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



氣也盧植曰謂無屋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

具使有司祠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

也地故教民養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為本也中雷其神

右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雷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於東

門內漢舊儀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也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

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月令章句曰稷秋夏熟歷四時

備陰陽穀之貴者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

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

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自夏以上祀以為稷

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

故廢柱祀棄為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王莽奏立官稷后稷配也

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

故句龍配食於社奔配食於稷白虎通曰王

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

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五穀衆多不可一

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

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稷之氣而用

祭多故稷為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

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

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也孔竈云周祀一社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到于今是郡縣置社稷太祀而後諸儒論之其文衆矣

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列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若不載稷也

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或且以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

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上行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參於大地於社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雷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爲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而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叙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擡出社稷以為佻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

何得之為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  
獲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嘗  
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得  
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  
者則疑句龍未若六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  
之為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右稷配故也  
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豕所以用二牲者立  
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  
以官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  
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  
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  
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  
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  
者允賜命受國造建官室無不立社是奉言  
所受立不可棄稍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  
龍為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  
食宜明其微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  
庶無咎悔各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擬

專誠而社稷本牢者土於天為卑緣人事以  
祭也社禮今亡弁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  
告之文皆於天地可獨人鬼此言則本敢取  
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  
其名綱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  
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  
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頌義也何為  
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  
參乎中之一至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  
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按之禘郊之次俾守  
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  
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作  
班同此之司徒於數居二級復令王者不同  
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適當若五卿之與  
宗室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  
為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  
兩者未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題句龍為

士配此其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  
義先需末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  
始篇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  
豈好辨哉乃不傳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

也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

社稷云五祀門戶井竈中雷也韋昭曰古者尤居故各室中為中雷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

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言東十里有靈星祠

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

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

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水

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

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

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

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獲刈春簸之形象其功

也古今注曰元和二年初為郡國立稷及社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

祠風伯於戌地以巳丑日祠兩師於丑地用

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舍

一童男ヲカクイ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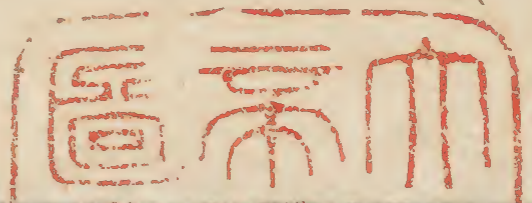
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  
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  
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今王莽典祀或有未  
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  
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  
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  
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  
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

臣照曰禹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故已贊不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琥璋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

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  
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  
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  
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  
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  
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所  
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  
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積器



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閒而樂難攻之

石也臣昭曰玉貴五德金存不朽有告有且文何敢題刻告厥成功難可知若

唯封為改代故曰益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

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

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天既封之

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

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

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

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與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德以相感若此論可通非乎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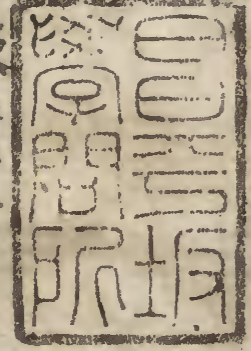
二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

若信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

又為失所難以為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

止ヤム滌乃國紊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後漢書志第九

張稟同許應斗李荆安校正

